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和研究对象	1
一、描写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2
二、社会语言学与唯理语法、生成语法	3
三、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4
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8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经典研究成果	9
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9
二、城市方言学	10
三、小城镇社会方言研究	11
四、言语民俗学	12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3
一、多人次抽样调查	13
二、快速隐秘调查法	14
三、定量分析	15
四、社会网络的调查研究	17
五、配对变法	20
第四节 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20
第二章 语言变异与语言变体	24
第一节 社会方言	25
一、阶层变体和性别变体	25
二、城乡差异和年龄变体	30
三、语域变体和职业变体	32
四、地方戏曲语言变体	34

第二节 语言分化与语言转用	39
一、语言分化	39
二、方言的系属层次和地理层次	39
三、方言岛及其成因	41
四、语言转用	42
第三节 语言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	44
一、人口变迁和语言的宏观演变	45
二、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关系	47
三、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	49
四、权威方言变易的社会文化原因	49
五、语言微观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	50
第三章 双重语言和语言忠诚	55
第一节 双重语言和双层语言	55
一、双重语言现象	55
二、双层语言现象	56
三、双重语言和双层语言的关系	58
四、双重语言的成因和发展趋势	60
五、多语现象和多语社区的共同语	63
第二节 民系、方言与地方文化	64
一、民系、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层级性	64
二、语言使用场域的地理层级性	66
三、语言社会功能的层级性	66
四、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	73
第三节 语言忠诚和语言态度——香港个案分析	74
一、香港华人各民系概况	74
二、少数民系的语言忠诚	79
三、影响语言忠诚的因素	80
四、结语	83
第四章 言语交际	84
第一节 言语社区和言语交际能力	84

一、言语社区	84
二、言语交际能力	85
三、礼貌语言	87
第二节 会话和语码转换	89
一、会话结构和会话分析	89
二、精密语码和有限语码	92
三、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	92
第三节 语言或方言的可懂度研究	95
一、方言间词汇接近率的计量研究方法	95
二、两个新的课题和新的研究方法	97
三、关于可懂度的两点思考	107
第五章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108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108
一、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108
二、域外方言	111
第二节 语言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113
一、方言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113
二、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	115
三、文白异读和科举制度	116
四、方言扩散和语言融合	117
第三节 海外汉语分布和华人社会	118
一、海外汉语形成的原因	118
二、海外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的共同特征	119
三、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由来和分布	121
四、官话和粤语在海外的地位	126
五、方言社区的语言标志	127
六、语言接触和文化同化	128
第六章 基于语料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131
第一节 海内外汉语词汇的差异及其社会背景	131
一、各地中文异同比较和共时语料库	131

二、中文和日文新词的衍生和词汇重整	133
三、各地中文词汇重整的几个特点	144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的多元化趋向和地区竞争	146
一、新词地区分布的统计	146
二、各地新生外来词的竞争和发展趋势	147
三、华语各地区新词接近率比较	153
第三节 报刊词汇和社会文化演变	154
一、新闻媒体与社会文化	154
二、地名词见报率的变化	157
三、复合地名的演变	160
四、结语	161
第七章 语言与文化	162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	162
一、语言与文化共生	162
二、语言与文化共存	164
三、语言发展滞后于文化	165
四、语言结构与文学体裁	167
五、汉语和汉字文化	170
第二节 亲属称谓的文化背景	171
一、亲属称谓的分类	171
二、亲属称谓与民间忌讳心理	172
三、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	173
四、亲属称谓与宗法观念	174
五、亲属称谓的演变及其文化原因	175
第三节 语言与民间心理	176
一、语言禁忌	176
二、语言巫术	179
三、语言迷信	180
四、语言和民俗	181
第四节 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内涵	183
一、人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183

二、地名的文化特征	187
三、地名演变的文化原因	191
第八章 语言接触	194
第一节 语言同化和文化同化	195
一、语言同化的五个阶段	195
二、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同化	202
三、结语	208
第二节 语言接触和词汇传播	208
一、词汇的借用和文化的散播	208
二、文化对“词汇输入”的兼容和制约	211
三、音义混译词和音译义注词的结构制约	217
四、词汇输入的原因	221
五、外来词的本土化	222
六、结语	223
第三节 语言融合	223
一、合璧词	224
二、洋泾浜语	224
三、混合语和混合型方言	227
四、语言接触和句法结构的输入	229
五、底层语言、上层语言和傍层语言	231
第九章 社会发展与语言竞争	234
第一节 香港的语言竞争	235
一、香港语言历史背景述略	235
二、语言转移和身份认同	238
三、英语的社会地位	244
四、结语	247
第二节 台湾的语言竞争	247
一、台湾各民系和方言	247
二、高层语言之间的竞争	251
三、低层语言之间的竞争	253

第三节 内地的语言竞争	255
一、顶层语言	255
二、粤语、吴语和闽语的竞争力比较	257
三、地区性强势方言的竞争	263
第四节 新加坡的语言竞争	265
一、新加坡社会发展和语言使用概况	265
二、顶层语言的竞争	268
三、华人社会高层语言的竞争	270
第十章 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275
第一节 语言计划	275
一、语言地位计划	275
二、语言本体计划	279
第二节 语言教育和教学语言	290
一、语言教育	290
二、双语教育	290
三、第二语言习得	296
附录:中英对照社会语言学学术语	29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和研究对象

“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英文原名 sociolinguistics,是由“社会学”(soci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的,犹如“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是由“心理学”(psych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 social linguistics,其基本涵义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二是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其基本涵义是:从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两者的研究方向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从社会研究语言,后者从语言研究社会。例如,在中国大陆,餐饮、娱乐等营业场所顾客离开前与店主结账,以前称为“结账”,但是近年来产生一个新词“买单”,中青年使用率较高(详见第六章)。此词源自香港粤语“埋单”(也写作“仔单”),因为“买”和“埋”读音相同,“买单”在字面上也较容易理解,大陆遂将“埋单”写作“买单”。如果从社会来解释语言,可以这样解释: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粤方言和粤语区的文化在全国取得优势地位,所以新词有从南向北扩散的倾向,而新词最容易为新一代所接受。类似的新词还有“的士、巴士、写字楼、收银台”等。如果站在“语言社会学”的角度,以语言来解释社会,那么可以倒过来,这样解释:“结账”一词有了来自香港的“埋单”这一新的变体,这反映出近20年来香港取代上海,成为全国时尚之都的社会现象。

社会语言学自有特点,而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大不相同。

一、描写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虽然欧洲传统方言学的诞生是在描写语言学之前,但是它的记录和描写方言的理念与后出的描写语言学并无二致,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现代方言学尤其如此。

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或可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其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9—1913)曾认为语言学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两大类。“内部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而“外部语言学”则把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等与语言结合起来研究,它企图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也说:“我们并不寻求一个语言形式在言语社团的各种场景的用处。”^①他并不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总之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即语言自身的结构。

索绪尔又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分,前者是指语言系统,是抽象的,后者是指个人的说话,是具体的。描写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社会语言学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27—)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现实社会的语言学”(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②。“如果研究资料取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语言学一定会更快地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③。拉波夫不仅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作为研究资料,而且透过使用者的社会背景:社团、阶层、地位、性别、年龄、人种、方言、地域、风格等,来研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和特点。社会语言学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拉波夫就曾以这

① Bloomfield J. Literate and Illiterate Speech, American Speec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 432-439, 1927.

②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③ 拉波夫《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

种方式来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 r 音的社会分层、黑人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从索绪尔的观点来看,社会语言学即是外部语言学。

总之,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语言及其系统。社会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言语而不是语言。

二、社会语言学与唯理语法、生成语法

唯理语法是 17 世纪波尔-罗瓦雅尔(Port-Royal)等三位法国学者创立的,其代表作是他们合著的《普世唯理语法》。他们认为语法和逻辑有一致关系,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统一的思维逻辑模式作为基础。既然逻辑是全人类一致的,语法也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这种理论是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 Descartes)的哲学思想为依据的,所以又称笛卡儿语言学,今又称唯理语言学。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曾盛行一时。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中得到引申和发挥。乔姆斯基认为唯理语言学的语法理论是“深层结构”说的先驱。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1957 年)一书中曾说:“语言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完全统一的语言社团内理想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语言,在实际言语行为中运用语言知识时,并不受与语法无关的条件影响,如记忆力的限制、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及其兴趣的转移,以及种种错误(偶然的或固有的)这样一些在语法上毫不相干的条件的的影响。”他非常重视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

生成语法强调的是天生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社会语言学强调的是交际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交际能力是后天获得的,不是先天具备的。

生成语法并不通过实地调查来收集语料,其语料可以是研究者自省的,只要符合语法规则,哪怕是实际语言中不可能存在的句子也可以。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先假设,后验证。

转换生成语法的旨趣是研究拟想的人(an idealized man)怎样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着重点是语言能力;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社会的人(a social man)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着重点是语言运用(performance)。

美国的拉波夫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对于当时追求纯形式研究的语言学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它的宗旨是在语言集团的社会环境中,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和演变,试图建立能够解释这些规则和演变的语言学理论,例如研究纽约百货公司中 r 音的社会分层、黑人英语的语法特点等。

三、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1. 汉语方言学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方言学史可以分为传统方言学和现代方言学两大阶段。从汉代扬雄《方言》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方言》,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方言证释古文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文献中的材料解释今方言。传统方言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范围。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方志,虽然也记录一些口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文学。

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方言,肇始于 19 世纪中期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洋传教士,他们用西方语言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音的语音,记录和整理方言口语词汇,研究方言句法,还进行方言比较和分类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方言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标与传统方言学也大异其趣。

西洋传教士的研究工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方言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方言的。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士的成绩,并且撰有专文介绍。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士只是准方言学家而已,至多只是将传教士的记录作为一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方言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中国现代方言学是在西方描写方言学的直接影响下诞生、发展的。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音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比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言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方言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调查字音的表格是从方块汉字在中古切韵音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音系的名目。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方言之间的互相比较,到构拟方言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都离

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牵连。中国的描写方言学实际上是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汉语历史音韵学相结合的产物。

汉语方言学是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方言学的一个支派或一部分。如果要问它有什么特点？那么可以说它的特点是将西方输入的现代方言学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相结合。

2.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异同

虽然现代方言学的诞生比社会语言学要早得多,但是它与后出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却是相同的。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同之处有两方面。

第一,欧洲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试图从语言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演变历史,从而检验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论点。方言学对历史语言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故与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是一致的。

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也是研究语言演变,研究语言有哪些变体?如何演变?有什么规律?不过它不是从地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就此而言,社会语言学和传统方言学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语言是抽象的,方言是具体的,实际使用的语言即是方言。所以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先锋:拉波夫、特鲁杰(Peter Trudgill, 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 1927—),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在研究方言的基础上创建社会语言学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纽约的城市方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纽约黑人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特鲁杰研究的是英国诺里奇方言。海姆斯的背景是人类学,而人类语言学也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为研究对象的。

虽然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也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描写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一致的,在同一个语言社区里,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场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的标准是统一的,而其结构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异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不一致的,

会因人群、因场合而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其结构和演变仍然是有规律的。

第二,描写语言学的旨趣是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言,即研究语言的变异或变体(variant),并通过研究语言变异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异体扩散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去研究历时的语言演变规律。最终建立语言演变理论。拉波夫1971年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语言演变,把该校的语言学系变成世界著名的“语言演变”研究中心。拉波夫近年来正在撰写三卷本的《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已于1994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已于2001年出版。

第三,传统方言学全面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以归纳音系为直接目的。社会语言学并不一定着重全面调查语音,归纳、研究语音系统,而是着重调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语言差异,即语言变项(variable)。

传统方言学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调查一种方言的时候,要求尽可能全面记录这种方言,从而归纳这种方言的音位、声韵调系统等,目的是描绘这种方言系统的全貌。

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索语言变异,从而研究语言的层化特征,建立层化模型,它并不以全面描写方言系统为己任。例如特鲁杰在英国诺里奇市(Norwich)调查16个语音变项。拉波夫在纽约调查r的变项。两人都没有全面调查两地的语音系统。

社会语言学认为分层的社会方言研究比地域方言更重要,注重探索层化特征的语言变项,认为对方言的描写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的起点而已。

第四,方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但是因为理念不同,所以具体做法也大相径庭。方言学的被调查人是经严格的程序人为选定的,并且是一地一人调查定标准。社会语言学家也从事实地调查,其特点是多阶层和多人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样调查达数千人之多。然后进行定量分析,用概率统计来说明语言规则。实际上是借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语言。

第五,方言学醉心于偏僻的乡下方言的调查,希望能找到古老的演变缓慢的语言现象,早期的欧洲方言学尤其如此。方言地理学则更重视农村地区方言点的调查材料,绘制同言线(isogloss)必须有这些资料作为基础。比

较而言,社会语言学一般致力于调查和研究大中城市或城镇的方言。因为城市里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有更纷繁的社会阶层,有更为多姿多彩的社会方言。

第六,方言学上的方言区是根据语言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社会语言学上的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是根据语言层化特征、交往密度、自我认同划分出来的单位。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允许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

第七,方言学几乎不研究“语言计划”,而“语言地位、语言标准、语言规划”等问题却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3. 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广义的西方方言学史似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狭义的西方方言学只是指19世纪末期在欧洲兴起的方言学,以及后来以此为规范所进行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大大地改变了方言学家的作用。方言学家不再仅仅只是公布他们的材料,而是注意将他们的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且从中探讨理论问题。社会语言学革新了方言学只研究地域方言的传统,将研究旨趣转向社会方言,例如城市方言的社会层次分层研究等。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已经有人将社会语言学纳入方言学的范围,例如W. N. Francis所著*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 1983)的最后一章即是“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而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应该自有特色,不能照搬欧美社会语言学的某些范式。

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它应该是方言学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将使方言学在语言园地中里大放异彩。同时应该强调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继续,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新的汉语方言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三结合。

方言学今后要朝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应该取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方言的地域差异比社会差异要严重得多,何况方言的地域差异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方言地理学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坚持,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

强,例如方言语法研究、方言历史、方言地理等。

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语言学只是从社会因素研究语言,是单向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语言学可以指将语言学上的资料和分析结果,用于研究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学科,或者反过来,将取自社会的资料及其分析结果用于语言学”^①,因此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双向的。又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社会因素又是极其纷繁复杂的,所以它的研究范围不容易界定。我们认为社会语言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语言学,也可以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它兼括“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是双向的。它具有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所谓“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语言社会学”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从国内外社会语言学著作来看,其研究范围一般包括以下方面。

- 1) 语言变体:社会方言、地域方言;
 - 2) 语言交际:言语社区、语码转换、会话分析、社会网络、语言态度、礼貌语言、语言互懂度研究;
 - 3) 双语现象、双言现象、双方言现象、多语现象;
 - 4) 语言接触:方言接触、语言接触、洋泾浜、混合语、混合方言、外来词;
 - 5) 语言转移:语言忠诚、语言转用、移民与语言、语言竞争;
 - 6) 言语民俗学: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言语社区使用语言的差异;
 - 7) 语言、文化和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禁忌、不同语言在语义上的关联;
 - 8) 语言与社会的种种关系;
 - 9) 语言计划和语言教学;
 - 10) 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
 - 11) 其他。
- 以上 9、10 两项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①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logical Approac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则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研究目标是在言语社区中人们的说话方式及其意义和限制条件,即一个人在言语社区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它试图从社会角度来解释某些语言变项。科学有描写性学科和解释性学科之分,例如植物志是描写性学科,植物学则是解释性的学科。社会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不是描写性的学科。它与生成语言学不同,后者认为语言是人天生的能力,用有限的句型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社会语言学与描写语言学也不同,后者研究语言本身结构,不试图用外部因素来解释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变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则借自社会学,如多次的田野抽样调查、计量分析和概率统计等。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是社会语言学的初衷,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精髓之所在。狭义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至多只包括上述 10 项中的 1—6 项。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和经典研究成果

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罔顾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倡导语言的“同一性”(homogeneity),置语言的内容的实际使用环境于不顾,极端追求语言的形式研究。生成语法学派的上述倾向,引起许多语言学家的反对。这给研究方向相反的社会语言学提供了学术生态环境。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几个带有标志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 1964 年。

第一,美国学者 D. Hymes 主编的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出版。此书收编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有关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的论文 69 篇。

第二, J. Gumperz 和 D. Hymes 合编的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chard and Winston) 出版。

第三, W. Labov 发表著名的论文 *Phonological Correlat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四 ,W. Bright 主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第一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66 年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1964. The Hague :Mouton.

第五 ,在美国暑期语言学讲习班上 ,与会专家一致赞同以“社会语言学”来命名这个新的学科。Sociolinguistics 这个学科名称最早见于美国学者 H. Currie 所写的论文 A Projec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1952 年)。

Joshua Fishman 编辑的 Readings in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于 1968 年出版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Fishman 的背景是社会心理学 ,他是“语言社会学”的倡导者。他早年与 Max Weinreich 交游 ,受他影响很深。后者是犹太语语言学家 ,是较早从事语言接触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的著名教授 ,也是拉波夫的老师。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有三个基本的研究方向 ,可以分别以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开拓者为代表。

二、城市方言学

城市方言学 (urban dialectology) 研究可以以拉波夫为代表。他于 1972 年出版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一书 ,其中第二章是《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他在三个价位不同的百货公司调查 ,其中萨克斯的价位最高 ,顾客也最为富有 ,梅西斯价位其次 ,顾客较为富有 ,克拉恩斯价位最低 ,顾客最为贫穷。在各楼层向各种被调查人问“女鞋部在哪里?”预期的答案应该是“the fourth floor” ,从而调查 r 的社会分层。这个调查包括下列社会变项 :公司、楼层、性别、年龄、职务、种族、外国口音或地方口音、强调式或非强调式。语言变项是在四处出现的 r 音 :fourth floor(非强调式) fourth floor(强调式)。共用 6 个半小时调查了 264 人。对调查所得结果进行计量分析 ,制成各种图表。表 1.1“各公司(r)分层的总貌”是其中第一张表格。从这张表来看 ,萨克斯的顾客保留 r 的人数最多 ,梅西斯其次 ,克拉恩斯最少 ,与顾客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对各个社会分层统计结果大致是 :保留 r 音的富人比穷人多 ,白人比黑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职位高的比低的多。

表 1.1 纽约“各公司(r)分层的总貌”

萨克斯	梅西斯	克拉恩斯
32	31	17
30	20	4
N=68	N=125	N=71

说明:网格部分=全部读出 r 的人数;空格部分=部分读出 r 的人数;没有读出 r 的人数未列入表内;N 为各百货公司被调查的人数。

三、小城镇社会方言研究

这一研究方向以特鲁杰的英国诺里奇方言研究最为典型。

特鲁杰曾在英国诺里奇市调查方言,诺里奇市的方言是他的母语。当代居民只有 160 000 人,他的调查对象有 60 个人,其中 50 个是随机从 4 个地区的选民登记名册上抽样的,另 10 个是学童。他结合 6 项社会因素,4 种不同的语体,研究 16 个语音变项在 60 个发音人中的分布情况。这 16 个变项包括 3 个辅音和 13 个元音。6 个社会变项是:本人职业、父辈职业、教育程度、收入、住房条件、居住地区。根据这六种社会变项,将被调查人分为五个社会经济阶层(socioeconomic class),从富裕到贫困依次是:下工阶层、中工阶层、上工阶层、中中阶层、下中阶层。四种不同语体从最正式到最随便依次是:词表、语段、正式谈话、随意说话。结果发现这 16 个变项的分布基本上与阶层相关。结论是较高阶层常用的语音变项比较接近社会公认的标准。例如后缀-ing 的读音,其中的 ng 有两个变体:n 和 ng。在标准英语里应读作 ng,因此可以预期属于较高阶层的人更经常读 ng。在诺里奇的调查结果是:随意说话时,三类工人阶级读 ng 的只占约 20%,而两类中产阶级读 ng 的约占 80%。各阶层在各种语体中的得分见表 1.2。计分的方法是:一贯使用标准音 ng 的得到 000 分,一贯使用非标准的 n 的得到 100 分^①。从此表上的数据来看,越是正式的语体,读标准音的越多,越是富裕

^① Trudgill, Peter,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